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三百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九十六 史部

明史卷三百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徐貞女　劉氏

余氏　虞鳳娘

林貞女　王貞女

倪美玉　劉烈女

上海某氏　谷氏

白氏　高烈婦

于氏臺氏　胡氏

王氏　劉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

烈婦柴氏　周氏王氏

荊媧　宋氏

趙氏　倪氏王氏　韓氏

郤氏李氏　江氏

楊氏　張氏

石氏王氏寽　郭氏

姚氏　朱氏徐氏女

定州李氏　胡歆妻姚氏

熊氏　邱氏乾氏　黄氏

洗馬畈婦　向氏

項淑美王氏

甬上四烈婦

夏氏

徐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濟年十五里豪湯一泰豔之倚從子祭酒賓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昇女歸一泰恚甚脅有司攝徐氏欲庭奪以歸先使人捽之濟父子及媒妁數人毆之府門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攝候理次城東旅舍思不免夜伺人靜投池中死衣上下縫紉不見寸體觀者皆泣下共舁古廟斂夏鬱蒸蠅

不敢近郡守張德明臨視立祠城東祀之

劉氏京師人有松江人戍邊者詐稱無妻娶劉既而遇赦歸紿劉曰吾暫歸省久之不復至劉抵松訪之夫拒不納劉哭曰良人棄我我將安歸乃翦髮為尼行乞市上人多憐而周之劉置一棺夜臥棺中數十年鄰火起劉入棺呼曰乞與闔棺以畢吾事遂焚死

余氏黃岡宋蒙妾蒙妻劉舉子女各一人余無所出及蒙卒劉他適妾卒勤育之日事紡績非丙夜不休壹取

嚴肅親屬莫敢窺其門踰二十年忽謂子女曰吾命將盡不能終視若輩惟望若輩為上流人爾越數日無疾而逝

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

林貞女候官人父舜道官參政女幼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既納幣長源卒女蓬首削脂澤稱疾臥牀

哭無聲而神傷或謂未成婦何自苦答曰予名氏歲月飾而櫝之以歸陳陳忍自昧哉固請於父欲赴陳喪父為達其意陳父答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志也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

王貞女崑山人太僕鄉宇之孫諸生述之女字侍郎顧章志孫同吉未幾同吉卒女即去飾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駕行者父母有難色使媪告其舅姑舅

姑掃庭内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斂容見舅姑有終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婦女聞姑稱新婦泪簌簌下遂留執婦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視姑眠食外輒自屏一室雖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絶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女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女入候牀前出視藥竈往來再三若有所為羣婢窺之而莫得其迹姑既進藥則睡覺而病立間呼女曰向飲我者何藥乃速愈如是欲執其手勞之女縮手有難進之

狀姑怪起視已斷一指煮藥中矣姑歎曰吾以天奪吾子常憂老無所倚今婦不惜支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稱貞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歸董緒緒居喪過毀得疾謂妻曰吾無兄弟又無子吾死父母祀絕矣當以吾屋為小宗祠置祀田數畝小宗人遞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獲與焉吾無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緒卒倪立從子為後治喪畢攜其女及田二十畝囑其奴曰以此累姆

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婦出拜謝即入室臥不食居數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矣舉手别父母親屬而逝年二十二

劉烈女錢塘人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汙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即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無屍氣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屍大慟

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張廷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若以筆污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土裂崩數十丈人以為女冤所致有司遂杖殺阿官及從子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瘋癩舅姑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告其夫夫泣遣之歸寧婦潛製殮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聞棺露置水濱以俗忌惡疾也婦聞盂飯瀹雞偕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斂以衣衾闔棺設祭祭畢與妹

訣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餘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學贅之於家數日鄰人宋思徵責於父見氏美遂指逋錢爲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氏下階茂將扶以行氏故未嘗出閨閤見隷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已慚發頳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氏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思思即率衆擁輿中而去氏母隨之至思舍氏呼號求速死斷髮屬母遺茂思族婦十餘人環相勸慰不可解乘間縊死從

龍聞之大驚捕思思亡去茂感妻終身不娶

白氏清澗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懷娠六月欲以死殉衆諭之曰胡不少待舉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無後但心痛不能須臾緩耳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婦博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難况當兵亂之際吾寧為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為累然婦殉夫為得正勿過痛也遂縊

手氏頴州鄧任妻任病家貧藥餌不給氏鬻嫁笥救之閱六月病革氏取聘簪二縮一於夫髪自縮其一撫任頸哽咽泣曰妾必不負君納指任口中令齧為信任歿三日縊死州又有臺氏諸生張雲鵬妻夫病氏單衣蔬食禱天願代割臂為糜以進夫病危許以身殉訂期三日夫付紅帨為訣氏號泣受之越三日結所授帨就縊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敗我事令我負三日約自是水漿不入口舉聲一號熱血迸流至七日頓足曰遅矣

郎得母疑我毋偶出櫛沐扃戶縊死

胡氏諸城人遂平知縣麗明孫女也年十七歸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櫛拜舅姑堂下家人怪之從容荅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強飯自愛他日叔有子為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洗含汝等親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戶自經母與姑搥門痛哭疾呼終不顧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唇焦齒黑父不忍予之水謝勿飲又三日氣息漸微強起語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殯奈何父許任其事氏就枕叩頭而瞑年十七

劉孝女京師人父蘭卒矢志不嫁以養其母崇禎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歿女遂絶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錫田繼妻崇禎二年城破氏與衆訣曰我義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衆俱奔氏倉皇縊於户後恐賊見其貌或解之也

高陵李氏鎮撫劉光燦妻夫歿勵志苦守崇禎四年賊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棄先夫室何往語未已賊露刃入即奪刀自刺流血淋漓賊壯其烈與飲食怒不受以盌擊賊罵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啖賊食耶遂遇害

烈婦柴氏夏縣孫貞妻崇禎四年夫婦避賊山中賊搜山見氏悅之執其手氏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汚吾手繼扳其肱又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汚吾肱賊捨之去氏罵

不絶聲還殺之

周氏登州人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兄女也幼通孝經列女傳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據登州反縱兵淫掠一小校將辱之氏紿之去即投繯死明日賊至怒其誑已支解之事平永命偵賊所在擊斬之以其首祭墓時蓬萊諸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節撫孤九成叛城陷從父允章至其家問所向答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允章以手振之曰欲決計

於此乎氏首肯從容就縊

荆媧陝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鳳邑諸生崇禎五年流賊掠繼母秦氏及荆媧去起鳳馳赴賊營請贖賊索二馬起鳳傾貲得一馬予之賊止還其母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令勸妹從已且欲留為書記起鳳大罵不從被殺百計脅荆媧大罵求死賊悅其色剸髮裂衣以恐之荆媧益罵不已賊乃殺之年甫十六巡按吳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宋氏陳丹餘妻丹餘爲鄱陽諸生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其女廹令入室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樹立罵曰吾母子死白日下豈受汚暗室中大罵不行賊斷其手益大罵俱被害

陳氏霍邱令黄日芳妻妾李氏崇禎八年日芳齎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耳密縫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擕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屍應聲浮

出顔色如生手尚相援

蘄水李氏諸生何之旦妻流賊至蘄執而逼之去不從則衆挾之李罵益厲詈賊求死賊怒剚之創徧體未嘗有懼色賊斷其頸死從婢阿來抱李幼女守哭賊奪女將殺之不與伏地以身庇之剚數十創婢女俱死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慶女孫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慟哭孀姑前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

當圖存宗祀何泣焉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願爲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婦女孫相隨死者十數人僅存子希舜求其屍共聚塘坳無一相離者當是時和州又有王氏一時五烈婦王用賓妻尹氏用賢妻杜氏用聘妻魯氏用極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劉臺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别墅誓偕死及賊登陴呼聲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毋污賊刃結繯繯斷適用賢所佩劍挂壁上杜趨拔之爭磨以刎次第死

州又有女失其姓與諸婦共匿明倫堂後其四人已爲賊執用帛牽之獨此女不肯就執多方迫之不得四婦勸之泣曰我處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頭搶地賊搴其足而曳之女大罵賊怒一手搴足以刀從下劈之體裂爲四

陳氏涇陽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將死以遺孩屬陳陳曰吾當生死以之流賊至陳抱子避樓上賊燒樓陳從樓簷跳下不死賊視其色麗挾之馬上陳躍身墜地者

再最後以索縛之行數里陳力斷所繫索并鞍墜馬賊知不可奪乃殺之賊退家人收其屍子呱呱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雞澤二李氏一同邑田藴璽妻遇亂藴璽兄弟被殺李抱女同奴王抱男而逃王足創難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當存此子以留田氏後遂棄己女抱其子赴城得無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亂舉家走匿翁姑旋被殺李携幼男及夫弟方七歲者共逃力罷不能俱全或

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宜再得乎子雖難捨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棄男負叔而走

姜氏宋德成姜臨清人德成至贊皇縣寇入署姜投井賊出之逼令食罵曰待官兵勦汝醢爲脯吾當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爲幸賊怒殺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禎中流賊入境見其美將犯之以帕蒙其頭輒壞之曰毋汙我髮被以錦衣又擲之曰毋汙吾身强擁諸馬上復投地大罵請死賊怒刃之既而歎

曰真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至執欲汙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斮其兩手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佯死賊就褫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含血升許噴賊乃瞋賊擁薪焚之厥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暘則濕村人駭異握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許又嘗塗舉人吳昌祚妻謝氏為亂卒所掠謝以手抱樹大罵不止卒怒斷

其附樹之指復拾斷指擲卒面卒磔殺之

莊氏周彥敬妻彥敬棲霞知縣氏讀書知大義亂起鄉人悉竄山穴中莊以男女無別有難色彥敬强之曰不入且見殺氏曰無禮不如死君疑我難死乎即引刀自裁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馮氏梁凝禧妻氏禧隨州諸生崇禎十年聞賊警夫婦買舟避難行至西河賊追急登岸奔匿家砦夫婦要同死氏訣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無子老母在堂幸速

逃明早可於此地尋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屍於分手處

唐烈妻陳氏烈孝感諸生崇禎十年從夫避難山砦賊突至夫與子俱奔散陳獨行山谷間砦人曰非唐氏嫗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陳問夫與子至未曰未也陳泣曰我煢煢一婦人靡因而至諸君雖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要盇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貞棄夫之難不義失貞與義何以為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賊至逼去不

從大罵死又劉氏懷寧人應天府丞顔素之孫婦也崇
禎末亂兵焚掠江市其舅與夫先在南京劉孑身出避
倉皇無所之見男婦雜走登舟慨然曰吾儕婦人保姆
不在義不出帷敢亂羣乎遂投江死
唐氏廣濟潘龍躍妻崇禎十三年避賊靈果山賊至加
刃龍躍頸索錢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許女巽跪泣乞
以身代父不許唐知夫不免投於塘女從之賊愴然釋
其夫又顔氏長樂諸生黄㞯運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殺

應運生母詹氏顏泣訴願身代及顏方受刃妾曾又奔號曰此我主母無所出願殺我以全其命卒感其義兩釋之

盧氏潁州王瀚妻家貧舂織終歲崇禎十四年大饑夫患疫氏語夫曰君死我當從及夫死時溽暑氏求親戚斂錢以葬曰我當死但酷熱無衣棺恐更為親戚累遲之秋爽耳聞者咍之及秋盡糶其新穀置粗布衣餘買酒蔬祀夫墓歸至家市梨數十進姑并貽妯娌語人曰

我可死矣夜半自縊

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於是執梃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踣羣賊怒攢刺之皆死蕭氏萬安賴南叔妻夫早喪無子遺一女寇大起棄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婦立砦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又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

妾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紘與守者議丁壯登陴女子運石楊先倡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徧及城陷楊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仲氏女湖州人隨父賈漢陽崇禎中漢陽陷從羣婦將出城賊守門者止之有頃賊大肆淫掠見女美執之女勢而拔髮大罵賊具馬命二賊挾之連墜傷額顏終不肯往賊露刃廹之曰身往何如頭往笑曰頭往善遂被害

何氏鄜抱義妻抱義臨武諸生崇禎末氏為賊所執乃垢面蓬髮紿以病瘕賊懼釋之及賊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謁拜伯叔猶赭顏汗發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對賊牽臂引裾雖免汚辱何以為人竟忿恚不食死

趙氏湯祖契妻祖契雎州諸生氏知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雎氏語家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有死耳及城破屬祖契負其母以逃而已闔戶自經家人解之投井復為家人所阻怒曰賊至不死

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至環刃相向辜之出厲聲訶賊遂遇害

倪氏蕭來鳳妻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不屈死倪自經從之又有宋愈亨深澤舉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相負媳韓生男甫六日願從死相對縊

邵氏鄒縣張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賊欲迫李行邵駡曰亡夫以妾託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紿曰

我有簪珥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為我死我豈獨生即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駡不已扭其衣欲令併死井底吽聲若雷賊知不可强乃刃之

江氏宗允芳妻魯山人子麟祥進士流賊之亂江與麟祥妻袁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俱懸於梁視其已死乃引刀自刎

楊氏曹復彬妻復彬江都諸生城破復彬創仆地楊匿破屋中長女蒨文年十四趣母決計次女蒨紅年十二

請更衣死楊止之復彬執不可乃為三繯次第而縊

張氏梁以樟妻大興人以樟知商邱縣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邱急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媼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

石氏鄭完我母甘州衛人完我南陽府同知既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禎十六年賊圍甘州石預戒家人積薪室中及城陷攜王及一孫女縱火自焚寇退出屍灰

爐間姑媳牽挽不釋手女距三尺許覆以甕啟視色如生

郭氏長治宋體道妻崇禎十五年任國琦作亂同居諸婦皆羅跪呼郭不出獨匿垝垣賊怒詰其不跪瞪目厲聲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賊加數刃迄死罵不絕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縣之騏女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夫亡以子德堅在襁褓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禎

末流賊掠桐城兄孫林奉母避潛山氏偕行賊奄至孫林格鬬死德堅負氏逃氏曰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倘賊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絶父祀乎叱之去德堅泣弗忍氏推之墜層厓下須臾賊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離遠道安得有金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賊怒刃交下死

朱氏無為人徐畢璋妻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禎十五年流賊破城朱方懐孕夻井邉謂京

曰吾姪在懷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即哭呼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一躍而入

李氏定州人廣平教授元薦女歸同里郝生崇禎十六年州被兵生將奉親避山中留李與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馬將發李哭拜馬前指庭中井訣曰若有變即潔身此中以衣袂為識旁有白線一行者即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屍顏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貢生流賊陷孝感姚乘舟避難南

湖欷歔不已鄰舟婦解之曰賊入黃從未殺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殺畏其不殺耳聞賊將入湖歎曰賊至而死辱矣遂攜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藎臣妻大名知縣正南女藎臣父周華官贛州知府藎臣從父之任留婦於家崇禎十六年武昌陷婦匿林藪中為賊所得奪刀自刎賊去鄰嫗救活之明年李自成率殘卒南奔婦隻身竄山谷有胡姓者欲為子娶之婦曰吾頸可斷汝不聞前事乎已藎臣自江

西歸遇賊被殺婦慟三日自縊死
邱氏孝感劉應景妻崇禎末為賊所執逼從不可賊曰刃汝邱曰得死為幸賊注油滿甕漬其衣語同類曰此婦倔彊將爇之邱哂曰若謂死溺死焚死刃有間乎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賊怒束於木焚之火熾罵不絕口同邑乾氏年十七歸高文煥文煥卒無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復甦自是斷葷日不再食崇禎十六年闖賊陷德安將及孝感從子高騫將扶避山砦

氏曰吾老矣豈復出門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後園池中死邑又有黄氏張挺然妻崇禎末賊帥白旺陷德安授挺然偽掌旅黄泣止之不聽賊令挺然取婦為質黄攜十歲兒匿青山砦挺然誘以利刧以兵且使親戚掐之皆不應已而破砦焚巳居以窮黄黄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兒金簪兒以綰髪黄怒拔棄之曰何為以賊物污首久之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黄耕織以撫其子鄉人義之

洗馬畈婦某氏蘄水人為賊所執不從賊刃其腹一手抱嬰兒一手捧腹使氣不即盡以待夫夫至付兒於手而斃向氏黄陂人年十八歸王旦士未久賊陷黄陂被執賊持刃迫之氏駡不絶口賊指衆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盡殺而後及汝氏曰我義不辱與家人何與奪刃自刎賊怒立磔之

雷氏劉長庚妻長庚為同州諸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

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妾志也長庚携酒登樓謂妾曰汝平曰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徧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繫縧縊於梁女方七歲横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國用子匡倫妻也流賊將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賊驅使執爨罵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為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罵益

厲斷舌寸磔之

呂氏闗陳諫妻陳諫雲夢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闗坤呂每談及輒感慨欷歔曰婦人義當如是崇禎末寇陷鄰郡呂謂夫曰賊焰方張不如早為之所取魚網結其體甚固俄寇至俾縫衣呂投剪破賊面罵曰賊敢辱我鍼黹乎手可斷衣不可縫賊怒磔之投於水

邵氏曲周李純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為寇所得問洞所在紿之寇喜隨之徑往井傍投井死洞中

五十餘人俱獲免

王氏宛平劉應龍妻年十六嫁應龍家貧以女紅養舅姑應龍父子相繼亡王事姑撫子閱二十年賊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長孫奉事祖母婦死已決遂擕幼子投井死

吳之瑞妻張氏之瑞宿松諸生福王時城破軍士欲汚之張恐禍及夫與子紿曰此吾家塾師擕其子在此吾醜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聲唾駡

撞石死

韓謂允妻劉氏謂允為懷寧諸生福王時城破舅姑雙柩殯於堂劉守不去賊欲剖棺劉抱棺號哭賊釋之一女年十三賊欲縱火而數䂻其女劉紿之曰苟不驚先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擕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賊怒刃劉劉罵不絕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節者江都諸生也其祖姑有適林者其姑有適李者其叔母曰劉氏鄒氏胡氏而煜節之

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圍與劉約俱死各以大帶置袖中城破女理髮更衣再拜别其母遂縊死劉有女甫一歲啼甚慘劉乳之復以糕餌一器置女側乃死鄒與胡亦同死適林者投井死適李者遭掠紿卒至井旁大罵投井死時稱一門六烈

張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破撫其子泣曰嚮也撫孤為難今也全節為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矣遂赴水死又蘭氏孫道升繼妻其前妻女曰四蘭所

生女曰七啎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
乾道新並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
氏其從弟子啟先妻董氏江都之圍諸婦女各手一刃
一繩自隨城破巽先縊死蘭時五十四引繩自縊死王
氏丁氏投舍後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節三十年頭
盡白投井死有女嫁於吳生女曰睿方八歲適在外家
從死於井董氏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
董氏之婦有祖母曰陳氏方寄居與董氏同處亦自縊

死四與七同縊於牀死同時有張廷鋕者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鋕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從已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為遂殺死

張秉純妻劉氏秉純和州諸生家故貧氏操井臼處之怡然國亡秉純絶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閱十有六日肌骨銷鑠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絶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南都覆為卒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

身辱速盡爲惠兵不忍殺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刳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亦被殺

田氏儀真李鐵匠妻姿甚美高傑步卒掠江上執犯之田以死拒挾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田紿卒褰衣行覩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並溺死

王氏和州諸生張佀顏妻南都不守劉良佐部卒肆掠王氏同母匿朝陽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賊勢洶洶

我少婦即苟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張氏一綫善撫之言訖挺身跳洞外洞高數十仞亂石巉巖若鋒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錢秉鐙妻避寇寓南都歲祲饘粥不給以女紅易米食其夫已與婢僕雜食糠粃客過潔茗治饌取諸簪珥與秉鐙遊者未嘗知其貧也秉鐙與阮大鋮同里有隙避吳中方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吳中亦亂方知不免乃密紉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陸氏嘉定黄應爵妻少喪夫家貧紡績自給踰三十年甫歿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七其姓持二女倉卒欲赴井長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戀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繼之並溺死

于氏丹陽荆瀚妻瀚父大澈為亂兵所殺于聞變知不免謂瀚曰請先殺妾瀚不忍怒曰君不自殺欲留為亂兵汚耶瀚慟哭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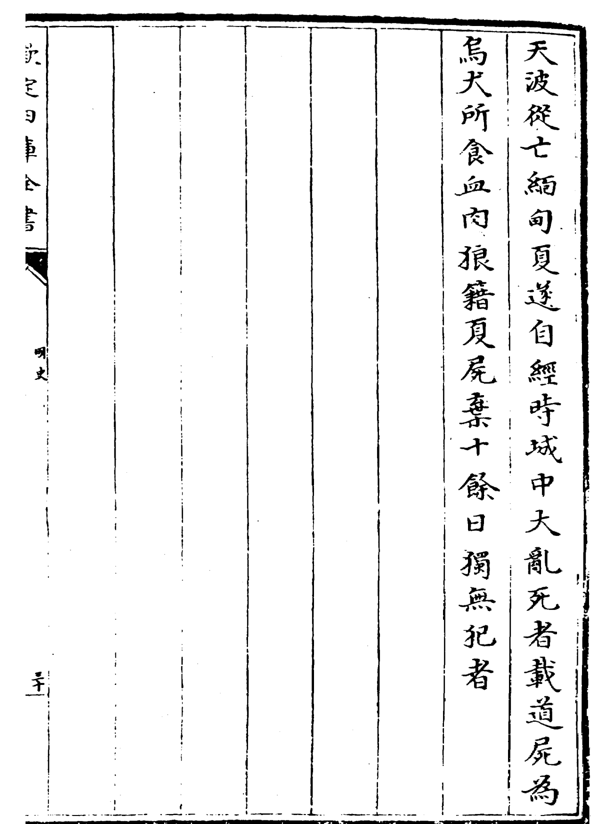
項淑美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杭州不守大帥

方國安潰兵掠江滸數百里無寧宇希文避山間載書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亂兵突至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熾復入呼曰火至奈何弗出淑美不應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即散乃收骨瘞先兆先是有慈谿王氏歸同里方姓甫逾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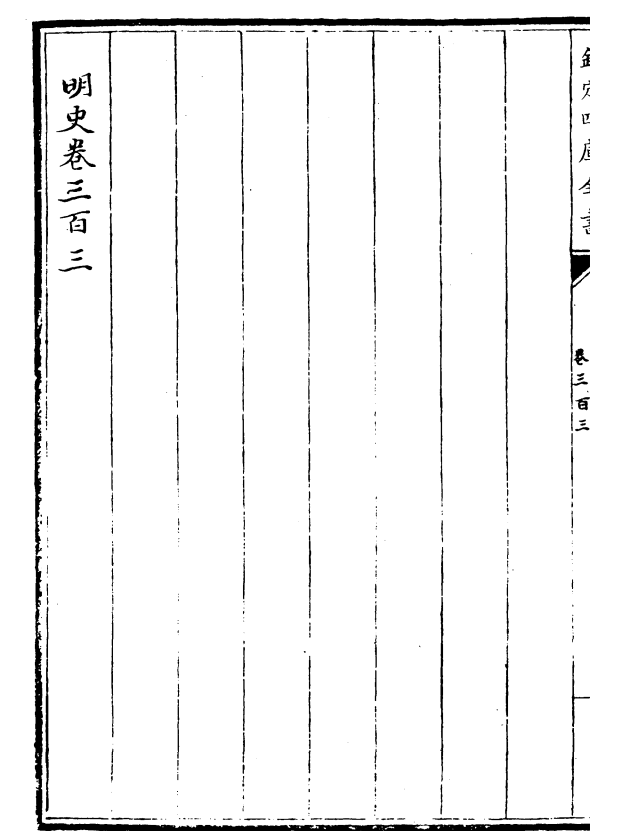
火起廷及其屋夫適他出氏堅坐小樓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燼惟心獨存夫歸捧之長號未頃即化
甬上四烈婦錢塘張氏鄞縣舉人楊文瓚妻國變後文瓚與兄文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紉箴聯其首棺殮畢即盛服題絕命詩徧拜族戚吞腦子不死以佩帶自縊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氏結帨於梁引頸就縊身肥重帨絕墜地時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揺扇謂其人曰余且一凉既復取帨結之而盡有司聞

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四人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嚴朱不得間陽爲歡笑以接之且時時誚三婦之徒自苦也數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屛丐婦聽之闔户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夏氏黔國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洲之亂天波出走母陳妻焦亦避外舍懼賊迫焦謂姑曰吾輩皆命婦可陷賊手乎舉火自焚死夏歸其母家獲免後天波自永昌還夏復歸府則已薙爲尼矣天波感其恩俾佐内政及



天波從亡緬甸夏遂自經時城中大亂死者載道屍爲烏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屍棄十餘日獨無犯者


明史卷三百三

明史卷三百三考證

荆嫣傳起鳳大罵不從被殺　臣方煒按高起鳳

賜祀忠義祠謹識

萬氏傳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守耳顧為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于塘　臣方煒按姚承舜

賜祀忠義祠謹識

石氏女傳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　臣方

煒按泗州志稱石氏即五河人其遇害時年十七謹

附考

唐氏傳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　臣方煒按女巽湖廣

通志作女巽大與此互異謹附考

倪氏傳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不屈死

倪自經從之又有宋愈亨深澤舉人寇至投井死

臣方煒按蕭來鳳宋愈亨俱

賜祀忠義祠謹識

姚氏傳孫林格闘死　臣方煒按姚孫林

賜祀忠義祠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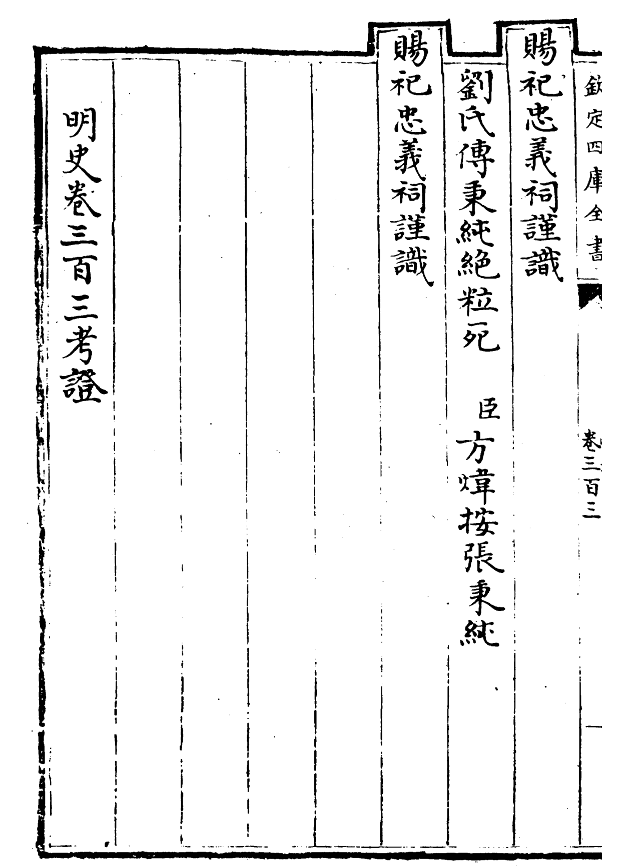
李氏傳廣平教授元薦女　臣方煒按畿輔通志稱元

薦為廣平訓導與此小異謹附考

熊氏傳藎臣自江西歸遇賊被殺　臣方煒按李藎臣

賜祀忠義祠謹識

雷氏傳長庚乃解所繫條縊于梁　臣方煒按劉長庚



賜祀忠義祠謹識

劉氏傳秉純絶粒死　臣方煒按張秉純

賜祀忠義祠謹識

明史卷三百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九十七史部

明史卷三百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勑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

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

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内庭嘗鑄鐵牌置宫門曰内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為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啓口而退太祖爱之然亡他寵異後遷出為光禄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

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內臣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監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

堂選小内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知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雖間有彼善於此者終不足贖其撓權干政之罪也今摭其有關成敗者作宦官傳

鄭和 侯顯

金英 興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 劉永誠

懷恩 覃吉

汪直

梁芳 錢能等 何鼎 鄧原等

李廣 蔣琮

劉瑾 張永

谷大用 魏彬等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

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歴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攝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随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悦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詔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刼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

兵刼和舟和蜆賊大衆既出國内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官屬刼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其前偽王弟蘇幹剌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及己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擒之喃渤利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将士有差十四年

冬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

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代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

云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侯顯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里瑪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齎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二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殿寵賚優渥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

言卿雲天花甘露甘雨青鳥青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聖孝瑞應歌詩乃封哈哩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知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来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奉天殿顯以奉使勞擢太監十一年春復奉命使西番尼八剌地湧塔二國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

封國王賜誥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諸國復命顯帥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絶遠其王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帝大悦錫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侵榜葛剌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復使顯賜諸番徧歴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刼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録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

才辯強力敢任五使絶域勞績與鄭和亞

金英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親信用事宣德七年賜英及范弘免死詔辭極褒美英宗立與興安並貴幸及王振擅權英不敢與抗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録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珵倡議南遷于謙力持不可安叱珵出曰敢言遷者斬遂入告太后勸

郕王任謙治戰守或曰吒程者英也頟森入寇至德勝門景帝敕安與李永昌同于謙石亨總理軍務永昌亦司禮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贓罪下獄論死帝令禁錮之終景帝世廢不用獨任安頟森遣使議和請迎上皇廷議報使帝不懌令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可者孰為文天祥富弼詞色俱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語塞及遣都給事中李實往敕書不及迎上皇實驚走白內閣遇安安復詬曰若奉黄紙詔行耳他何預

及易儲人遂疑安預謀矣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為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英宗復辟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謂其與王竑搆邪議易太子且與于謙王文謀立外藩于是給事御史皆言安與誠良等為黨宜同罪帝宥之但奪職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安佞佛臨歿遺命舂骨為灰以供浮屠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為奄弘及王

瑾阮安阮浪等與焉占對嫻雅成祖愛之敎令讀書涉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宮宣德初為更名累遷司禮太監偕英受免死詔又偕英及御用太監王瑾同賜銀記正統時英宗眷弘嘗目之曰蓬萊吉士十四年從征歿於土木喪歸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時始卒瑾初名陳蕪宣宗為皇太孫時朝夕給事及即位賜姓名從征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賞賚累巨萬數賜銀記曰忠肝義胆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

跡雙清又賜以兩宫人官其養子王椿其受寵眷英宏

莫逮也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宫殿及百

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統時重

建三殿治楊村河並有功景泰中治張秋河道卒橐無

十金阮浪至景帝時為御用監少監英宗居南宫浪入

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城使王瑶錦

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瑶袋刀異常謝醉瑶而竊

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

命以袋刀結瑶謀復位景帝下浪瑶詔獄忠證之浪瑶皆磔死詞終不及上皇英宗復辟磔忠及平而贈浪太監

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内書堂侍英宗東宫為局郎初太祖禁中宫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事覺琦磔死巨隊等皆斬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歡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

禮監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内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至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榮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論死不出溥老病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

不禮振振摭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惡賤已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校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户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於長安門所忤恨輙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

振免死賕賂輳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廕都督指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搆釁衛拉特振遂敗衛拉特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額森貢馬振減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額森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虓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鄺埜王佐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

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荊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復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始次土木衛拉特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為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鎰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籍王山於市並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

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先是郭敬鎮大同歲造箭鏃數十甕以振命遺衛拉特衛拉特轉報以良馬及帝親征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總大同兵遇敵陽和敬又撓使敗至是逃歸亦坐誅英宗復辟顧念振不置用太監劉恒言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寺曰精忠而振門下曹吉祥復以奪門功有寵顓政

曹吉祥灤州人素依王振正統初征麓川為監軍征烏梁海與成國公朱勇太監劉永誠分道又與寧陽侯陳

懋等征鄧茂七於福建吉祥每出輙選達官跳盪卒隸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蔵甲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石亨結師兵迎英宗復位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從子鉉鐸鏞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厮養冐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時並稱曹石二人惡言官有言共譖於帝命吏部尚書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調用於是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吴禎等二十三

人改知縣會有風雷雨雹之變帝乃悟悉還其職未幾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乘間愬帝帝為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等事具賢傳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己詔詔語激切吉祥亨復愬正謗訕帝又謫正皴益張朝野仄目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賢力言奪門非是始大悟疎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志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恐吉祥敗而己隨黜退

也頠皆盡力効死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月欽私掠家人曹福来為言官所劾帝令錦衣指揮逯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是時甘凉告警帝命懐寧伯孫鏜西征未發吉祥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而已以禁兵應之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是夜鏜及恭順侯吴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

事敗遽出走告瑾瑾趣鏜由長安右門隙投疏入帝急
縶吉祥於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閉弗啓欽知亮逸
中夜馳往逮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頭示
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
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折河𤃬甎石塞諸門賊往來
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軍擊欽於東長安門欽
走攻東安門道殺瑾復縱火門燬門内聚薪益之火熾
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鏜勒兵逐欽斬鉉鐇

鏜子軏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遂殺鐸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湯序馮益及吉祥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禍亂其他宦者若跛兒干亦失哈喜寧韋力轉牛玉之屬率兇狡土木之敗跛兒干喜寧皆降敵跛兒干助敵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敵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執而誅之喜寧數為額森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

掠上皇患之言於額森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參將楊俊禽寧送京師景泰元年三月磔於市亦失哈鎮遼東敵犯廣寧亦失哈禁官軍勿出擊百戶施帶兒降敵為托克托布哈通於亦失哈正統十四年冬帶兒逃歸巡按御史劉孜並劾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誅帶兒而置亦失哈不問常力轉者性淫毒鎮守大同多過惡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殺養子天順元年工部侍郎

霍瑄發力轉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強娶所部女為妾諸不法事帝怒執下錦衣衛獄既而宥之牛玉事詳吳廢后傳其與吉祥分道征烏梁海者劉永誠永樂時嘗為偏將累從壯征宣德正統中再擊烏梁海後監鎮甘凉戰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團營英宗復辟勒兵從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誠始卒

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宣宗殺綸並籍恩父太僕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宮為小黄門賜名懷恩憲

宗朝掌司禮監時汪直理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恩班在前性忠鯁無所撓諸奄咸敬憚之員外郎林俊論芳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醫視恩卒釋俊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敏謁恩恩大罵曰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為汝壞天雷擊汝矣

敏愧恨遂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為錦衣衛鎮撫恩不可曰鎮撫掌詔獄奈何以賄進當是時尚書王恕以直諫名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名歸仍掌司禮監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士大夫頗以是稱卒賜祠額曰顯忠同時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奄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

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吉在諸奄中雖稍醇謹而當時乃以孝宗政治醇美歸功於吉之端本正始則謬矣

汪直者大藤峽猺種也初給事萬貴妃於昭德宮遷御馬監太監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宮中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直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

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鉞與結歡明年設西廠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為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建寧衛指揮楊名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為請瑛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即捕楊董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

也骨節皆寸解絶而復甦楊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直不復奏請捕仕偉下獄并掠其妻孥獄具楊死獄中泰論斬仕偉等皆謫官郎中武清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皆無故被收禁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事輙置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權燄出東廠上五月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奏其狀帝震怒命司禮太監

懐恩覃吉黄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為國除害無有先後珝慷慨泣下恩遂據實以奏頃之傳旨慰勞翼日尚書忠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厰使懐恩數直罪而宥之命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悦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閣疏出司禮監黄賜陳祖生意為楊氏報復帝即斥賜祖生於南京御史戴縉者佞人也九年秩蒲不得遷窺帝旨眷直功詔復開西

廠以千户吳綬為鎮撫直緐愈熾未幾令東廠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郭鏜馮貫等論忠違法事帝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衆知出直意無敢違竟勒忠為民而左都御史方賓亦失直旨褫職大學士輅亦罷去一時九卿劾罷者尚書董芳薛遠及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以所善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

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悦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巡邉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撫諭遼東直至不為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勢傾天下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布達扎卜立功自固直聽之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永封保國公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禄米又用王鉞言詐稱伊斯瑪音犯邉詔永同越西討直為監軍越封威寧伯直再

加禄米巳布達扎卜冠遼東伊斯瑪音冠大同肆殺掠遼東巡按強珍發鉞奸狀直右鉞譎珍于是惡直者揞王鉞陳鉞為二鉞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鉞陳鉞也帝啞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忌且怒銘不告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

祕語奏之盡發王鉞交通不法事帝始疎直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而盡名將吏還獨留直鉞直既久鎮不得還寵日衰給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閣臣萬安亦力言之而大同巡撫郭鏜復言直與總兵許寧不和恐悮邊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尋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吳綬等陳鉞已致仕不問韋瑛後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

良死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進縉無他能工側媚而已西厰廢尚銘遂專東厰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内府數日不盡而陳凖代為東厰凖素善懐恩既代銘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梁芳者憲宗朝内侍也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謟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悦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

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皆由芳進共為姦利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陜西廵撫鄭時論芳被黜陜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繼曉下獄久之帝視内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靡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宫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

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説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屢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孝宗立謫芳居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正德初羣奄復薦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尚書劉大夏給事中周璽御史曹来旬諌不聽興遂復用而芳卒廢以死錢能芳黨也憲宗時鄭忠鎮貴州韋朗鎮遼東能鎮雲南並恣縱而能尤横貴州巡撫陳宣劾忠因請盡撤諸鎮監帝不允而雲南巡按御史郭陽顧上疏

謩能請留之雲南舊制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勿許也能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請遣指揮使郭景往諭其王詔從之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王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復遣景與指揮盧安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至逼淫曩罕弄女孫許為奏授宣撫踰三年事發詔巡撫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鍾蕃往按事皆實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

復上疏爲二人求解帝曲從之巡按御史甄希賢復劾能杖守礦千户一人死亦不罪名歸安置南京復夤縁得南京守備時恕爲南京參賛尚書能心憚恕不敢肆久之卒韋眷王敬亦芳黨眷爲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請以廣南均徭户六十隷市舶布政使彭韶爭之詔給其半眷又誣奏布政使陳選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結蔡用妄舉李文貴冒紀太后族已而詐偽事發降左少監撤回京王

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挾臣同行偽為詔括與書畫古玩聚白金十萬餘兩至蘇州名諸生使録妖書且辱之諸生大譁巡撫王恕以聞東廠尚銘亦發其事詔斬臣而黜敬充孝陵衛淨軍

何鼎餘杭人一名文鼎弘治初為長隨二年六月疏請革傳奉官為儕輩所忌壽寧侯張鶴齡凡弟出入宮禁嘗侍内庭晏帝如厠鶴齡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

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獄問主使鼎曰有問為誰曰孔子孟子也給事中龎泮御史吳山及尚書周經主事李昆進士吳周先後論救帝以后故俱不納而后竟使太監李廣杖殺鼎帝追思之賜祭勒其文於碑是時中官頗畏法奉詔出鎮者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劉清皆廉潔愛民兵部上其事賜勑旌勵又有司禮太監蕭敬者歷事英宗憲宗諳習典故善鼓琴帝甞語劉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

廣蔣琮得帝寵任後二人俱敗而敬在正德間交通宸濠坐下獄贖免至世宗朝年九十餘始卒

李廣孝宗時太監也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為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巨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繞之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

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黄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觧乃寢勿治廣初死時司設監太監為請祠額葬祭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

蔣琮大興人孝宗時守備南京沿江蘆場舊隸三廠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沉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

以補沉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隸三廠太監黄賜為守備時受奸民獻俱指為蘆場盡收其利民已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孝宗立縣民相率愬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弘治二年綰等劾琮與民爭利且用揭帖抗詔旨琮條辨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給事中韓重因星變請斥琮及太監郭鏞等以弭天怒未報而太監陳祖生復奏户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

私種南京後湖田事後湖者洪武時置黄册庫其中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歳久湖塞錦向於湖灘稍種蔬伐葦給公用故為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逮郛鏞奉使兩廣道南京往覲馮御史孫紘等因劾鏞擅遊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劾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内臣帝乃遣太監何穆太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并覆綰琮許奏事明年奏上琥錦職謫守隨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當受獻地私𡠉

勘官所訐事皆誣綰等劾琮亦多不實並宜逮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璚等皆言不宜以一内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鐫級謫外而宥琮不問時劉吉竊柄素惡南京御史劾已故興此獄尚書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久之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淨軍

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武宗即位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並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為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宮監總督團營帝登極詔罷中宮監倉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內臣鎮守者各貢萬金又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外廷知八人

誘帝游宴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驟諫不聽尚書張昇給事中陶諧胡煜楊一瑛張禬御史王渙趙佑南京給事御史李光翰陸崑等交章論諫亦不聽五官監侯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健遷等復連疏請誅瑾户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繼之帝不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寛李榮王岳至閣議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執不可尚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岳久侍東宮而與太監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語告帝且言閣臣議

是健等方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而吏部尚書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旦日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變於是健遷東陽皆求去帝獨留東陽而令焦芳入閣追殺岳亨於途箠智折臂時正德元年十月

也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蓝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守備南京武清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皆以傳翀蓝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慶半禄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御史陳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復以救銑等謫杖有差瑾勢日益張毛舉官僚細過散布校尉遠近偵伺使人救過不贍因顓擅威福悉遣黨奄分鎮各邊敘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

傳旨授錦衣官數百員通鑑纂要成瑾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超拜官秩駿由光禄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潢匠役悉授官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並擁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其餘枷死者無數錦衣獄徽纆相屬惡錦衣衛僉事牟斌善視獄囚杖而錮之府丞周璽五官監候楊源杖至死源初以星變陳言罪瑾

者也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二年三月瑾台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臣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則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則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詞臣則檢討劉瑞言路則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蓝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

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内號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令文臣毋輙予封誥痛繩文吏寧王宸濠圖不軌賂瑾求復護衛瑾予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决辭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東陽頫首而已當是時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

之罪嘗求學士吳儼賄不得又聽都御史劉宇譖怒御史楊南金乃以大計外吏奏中落二人職授播州土司楊斌為四川按察使令奴婿閻潔督山東學政公侯勳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屬跪謝乃已遣使察覈邉倉都御史周南張鼐馬中錫湯全劉憲布政以下官孫禄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

張翼郎中劉繹王蓋等並以赦前罪下獄追補邉粟憲

至瘐死又察鹽課杖廵塩御史王潤逮前運使甯舉楊

竒等察内甲字庫讁尚書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復創

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擿發輸邉故尚書雍泰馬文升劉

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

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

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其年夏御道有匿名

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承天門下瑾立門左

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内臣所為始釋諸臣而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以氷瓜啗羣臣瑾惡之太監黄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為國為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閒住而逐偉南京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内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喪

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至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懐疏自縊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其黨張綵曰今天下所饋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京師而歸則以庫金償公奈何斂怨貽患瑾然之會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以故事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給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盤察有司爭厚斂以補帑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博擊劾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數十人浙江塩運使

楊奇逋課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曽御史
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彧枷且死
李東陽疏救始釋為民希曽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謫斥
有差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黄景尚書秦
紘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
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寃號徧道路孝宗實録成翰林
預纂修者當遷秩瑾惡翰林官素不下己調侍講吴一
鵬等十六人南京六部是時内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

張綵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為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陞擢者又遣其黨丈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給事中高淓丈滄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銓以媚瑾又以謝遷故令餘姚

人毋授京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餘姚以焦芳惡華故也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為芳增河南額至九十名以優其鄉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書劉璟無所彈劾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乃喜給事中郗夔核榆林功懼失瑾意自縊死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

監張永為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為八虎者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譎免及永出師還一清因乘間說永誅瑾永意遂決瑾好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為造弓弩瑾皆藏於家永捷疏至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永慮有變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袖中奏瑾不法十七事帝

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
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次日晏朝
後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帝親籍其家
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
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
獄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
逆黨皆伏誅張綵獄斃磔其屍閣臣焦芳劉宇曹元而
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餘人皆降謫已廷臣奏瑾

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張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總神機營與瑾為黨已而惡其所為瑾亦覺其不附已也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已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鐇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楊一清往討帝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關防金瓜鋼斧以行寵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

嚮永不能間也師出寘鐇已禽永遂率五百騎撫定餘黨還次靈州一清乘間勸奏瑾不法事永曰彼晨夕上前言能必濟乎一清曰公亦上信臣因為之畫策永大喜語詳一清傳是時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並擒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獻俘是夜遂奏誅瑾於是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王敞等奏永輯寧中外兩建奇勲遂封永兄

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於足永以為妖人禽之兵部尚書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內閣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久之坐庫官盜庫銀事閒住九年壯邊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綏軍務之寇退乃還寧王宸濠反帝命南征永率邊兵二千行時王守仁已禽宸濠檻車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

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為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保護聖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太監張忠等已從大江至南昌方窮治逆黨見永至大沮永留數旬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譏守仁亦賴永營救

獲免武宗崩永督九門防變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邱聚輩蠱惑先帝黨惡為奸並及永詔永閑住已而淮復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尚非張忠比也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監提督團營未幾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禮監時提督西廠分遣官校遠出偵事江西南康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為競渡誣以擅造龍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鷹房草場於安州奪

民田無數瑾誅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欲用之大學士李東陽力諫乃止六年劉六劉七反命大用總督軍務偕伏羌伯毛銳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大用駐臨清召邉將許恭郤永江彬劉暉等入内地聽調遣久之無功會賊過鎮江狼山遇颶風舟覆陸完兵至殲之遂封大用弟大亮為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鐇時其兄大寛已封高平伯矣義子冒陞賞者不可勝紀世宗立以迎立功賜金幣給事中閻閎極論之尋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

陵嘉靖十年籍其家魏彬當瑾時總三千營瑾誅代掌司禮監其年叙寧夏功封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兄山亦封平凉伯世宗立彬不自安爲英辭伯爵詔改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秉義徐景嵩吳嚴皆言彬附和逆瑾結姻江彬宜置極典帝宥不問已而御史復論之始令閒住張忠霸州人正德時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厰張鋭並侍豹房用事時號三張性皆兇悖忠利大盜張茂財結爲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

怨其父不愛己致自宮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以捕妖言功加祿至一百二十石每緝事先令邏卒誘人為奸乃捕之得侑則釋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並交通宸濠受減賢錢寧等賄以助成其叛寧王反忠勸帝親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縱鄱濠鄱陽待帝自戰皆忠之謀也是時又有吳經者尤見親暱帝南征經先至揚州嘗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

經先是又有劉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烏斯藏僧所齎金寶以百餘萬計廷臣交章諫不聽允至成都治裝歲餘費又數十萬公私匱竭既至為番人所襲允走免將士死者數百人盡亡其所齎及歸武帝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鈞等言張忠吳經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以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

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嘉靖朝雖內臣權勢尚在然其害視他時差減云

明史卷三百四

明史卷三百四考證

鄭和傳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

臣方煒按瀛涯勝覽載陳祖義本廣東人挈家逋逃遂為之主時有施進者亦廣東人因和統師至具訴祖義貪橫狀祖義既擒誅進仍回舊港進殁其女代為將所載較詳謹附識

鄭和傳國王亞烈苦柰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　臣方

煒按明實錄亞烈苦柰兒至京上憫其無知釋之給

與衣食命擇其屬之賢者立為王以承國祀無遣歸

國之事與傳不同謹識

鄭和傳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　臣方煒

按明實錄蘇幹剌乃前偽王弟外國傳亦作老王弟

傳作偽王子者誤謹改

鄭和傳於是和景宏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

還　臣方煒按明實錄及外國傳俱稱和景宏齎詔往使凡歷二十餘國此作十七國互異謹識

鄭和傳侯顯附　榜葛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　臣方煒按五印度之名明以前所記之書傳聞異辭未能詳考恭讀

御製五印度考訛天竺一國分為南北東西中五印度皆厄訥特珂克之地北印度實近回部之葉爾羌過葱嶺即拔達克山轉而南為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溫

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為厄訥特珂克其道里莫得而

詳

睿示分明足破千古傳疑之誤此傳稱帝欲通榜葛剌諸

國復命侯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又云榜葛

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

云云顯既率舟師即不能至五印度之地下文又稱

遍歷烏斯藏諸國而還與前所載又相矛盾明代宦

官奉使所在妄稱而不為考核舛訛大率如此謹仍

原文而識之

金英傳正統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囚

臣方煒按明時中官會審錄囚始於正統六年維時內監為興安至是儀制更僭詳見刑法志謹附考

金英傳王瑾附官其養子王椿　臣方煒按水東日記瑾養子陳林授官令從其姓曰王春其名與此少異謹附識

金英傳阮浪附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

城使王瑶　臣方煒按王瑶明史紀事本末作王堯與此互異謹附識

王振傳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　臣方煒按裴可烈與此同謹附識

王振傳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内閣　臣方煒按是時太后以振導帝戲游名責之諸女官以刀加振頸振叩頭流血乃免見識大録謹附考

王振傳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於長安

門　臣方煒按劉中敷等後又下獄歲餘乃釋中敷為民瑺壐戍邊正統六年事見明實錄傳未詳載謹

附考

王振傳振乃為亂兵所殺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師潰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棰揰死振與此傳互異謹附識

王振傳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　臣方煒按毛王二中官皆長隨是日為上直軍衛官揰死非百官殺之見水東日記又王長隨名王貴見

明實錄王德疏中謹附考

曹吉祥傳喜寧附　喜寧數為額森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掠　臣方煒按喜寧本司設太監時楊俊監誘之至獨石城下為總旗高斌金把持墜入濠中遂擒之見明實錄謹附考

懷恩傳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　臣方煒按綸於仁宗時以奏太孫田獵為宣宗所銜及即位以怨望逮下獄親鞫之綸抗辨觸怒立箠死詳見本

傳謹附識

汪直傳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宫中　臣方煒按黑眚見在成化十二年七月見五行志謹附識

汪直傳建寧衛指揮楊名故少師榮曽孫也與父泰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為請瑛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即捕楊董考訊　臣方煒按明實録曍至京即主韋瑛家為瑛所紿又董璵明實録作董序均與此異謹附考

汪直傳叅政劉福等皆無故被劾　臣方煒按叅政劉福明實錄作浙江左布政使與此異謹識

汪直傳小中官阿丑工俳優　臣方煒按是時保國公朱永役兵治第阿丑扵上前為楚歌曰張子房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旁人曰楚兵八千何止六千對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家作第耳永懼罷役見王世貞別集謹附識

汪直傳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　臣方

煒按罷西廠在成化十八年三月直降奉御在十九年其時言官為御史徐鏞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考

汪直傳陳準代掌東廠　臣方煒按準嘗東廠有欲入人罪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閉門自經見貂璫史鑑謹附考

梁芳傳帝視内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　臣方煒按王鏊震澤紀聞載此事稱内府積金十窖俱罄懸與此稍異謹附識

梁芳傳王敬附信妖人王臣　臣方煒按王臣本錦衣衛千戶見貂璫史鑑謹附考

李廣傳幼公主殤　臣方煒按是時幼公主患痘廣飲以符水而遂殤見貂璫史鑑謹附考

蔣琮傳孝宗時守備南京　臣方煒按琮於成化十五年管海子嘗以濳留私宅為尚銘所發執送鎮撫司究問見明實録謹附考

蔣琮傳時劉吉竊柄素惡南京御史効已　臣方煒按

吉曾於宏治初為南京給事中方向御史東嵩等所劾以雷震孝陵松樹也見姜綰傳及明實録謹附考

劉瑾傳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　臣方煒按淳化類編太監李榮亦與岳等同降充南京淨軍傳内失載謹附考

劉瑾傳郎中劉繹張瑋　臣方煒按鴻猷録作主事張偉尚寶卿崔璿名姓皆與此互異謹附識

劉瑾傳部曹則郎中李夢陽　臣方煒按是時李夢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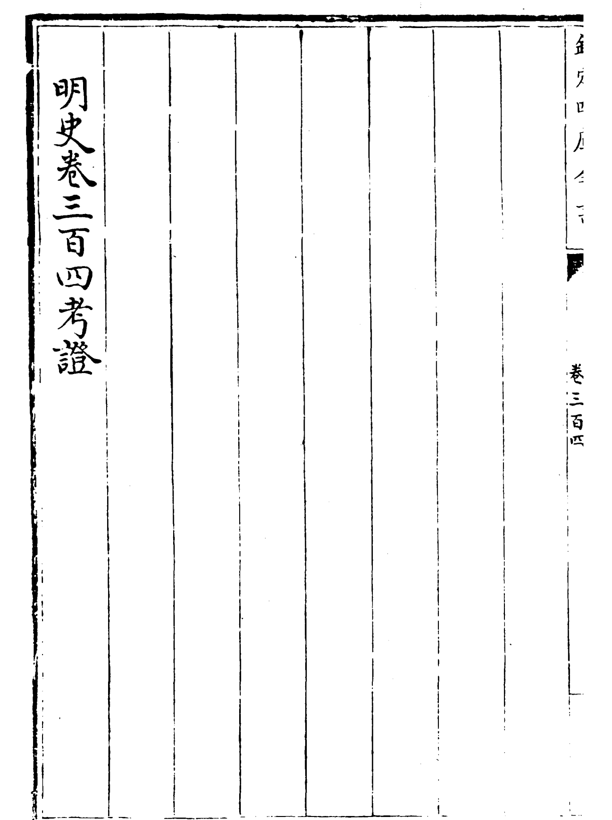
為韓文草疏稿故亦入奸黨見琬琰集謹附考

劉瑾傳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　臣方煒按明史紀事本末作辰入酉出與此稍異謹附識

劉瑾傳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律令　臣方煒按雲鳳並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見明史紀事本末謹附識

劉瑾傳因奏瑾不法十七事　臣方煒按明實録不載

永所奏瑾不法十七事而有科道官所劾瑾罪十九事一剋害軍民二私藏軍器三掘郊壇土以造室四沮格詔旨五復寧王護衛六奏事皆專决七私行占候八濫罷良善九擅行封爵十任意黜陟十一裁兵釀盜十二以私怨籍沒大臣十三廣通賂遺十四奪各官誥敕十五罰官負米石十六以嚴刑箝天下口十七以緝事騷動天下十八擅增陜西鮮額十九增立改文就武名目當與永所奏大同小異謹附考



明史卷三百四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